

王寵惠傳奇

我與王亮老

●黃天邁

鄭著王寵惠傳讀後

坊間看到一些以賺錢為首要的傳記文章；不是單調官腔如履歷表升官圖，就是冗贅繁絮，糟粕雜陳，甚至不入流的人也為之立傳「揚名」，讀之令人厭倦。想找一篇好的傳記，十不得一。近讀鄭彥棻先生所著「王寵惠傳」（見中外雜誌七十八年九月二七一期）博採翔實，文法謹嚴，抒情簡潔，尤能把握重點，特寫王（寵惠）亮疇先生（下稱亮老）畢生致力我國及國際重要法典之偉大武功，確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亮老受國人尊敬，享譽國際，非因歷任高官，而是亮老對改革我國司法制度，制定五權憲法，編纂國際聯盟盟約及國際法院法規等，有卓越之貢獻。亮老學貫中西，尤精法學，雖位躋顯要，不失書生本色，樸實清廉。在黨國要人中殊不多見。我曾蒙亮老教誨提掖，回憶當年親炙追隨經過，感慨萬千。試追敘二三往事，以誌不忘。

民國十五年，我在讀燕京大學三年級，由司徒雷登校長介紹，我代表燕大政治學會（我是會長）拜訪亮老，目的是請亮老蒞校演講。亮老住

在北平東城朝陽門大街一幢四合院平房。房子是租的，房東為一旗人，原先租給一外國人，裝潢設備皆為西式。當年內閣時常更換，政府首長多為五日京兆，無官邸供應。遺老大官自己有巨宅廣廈，自不用說。留洋派如顏（惠慶）駿人、顧（維鈞）少川亦各有豪華公館。鐵獅子胡同顧宅原為吳三桂藏嬌金屋，房多院複，僕役如雲，每月開銷以數萬（銀元）計。此宅在故都很出名。國父孫中山先生到北平時（民十四年）即借此宅為行轅。亮老無力置產。袁世凱任大總統時，將一滿清舊王府撥歸亮老居住，亮老堅辭。曹錕任大總統時，以一幢花園洋房相贈，亮老以開銷太大為詞，亦未接受。自己租房，同僚認為未免寒酸。亮老我行我素，從不介意。

啓迪後學誨人不倦

我與亮老訂期前往拜訪，亮老在書房接見。但見四壁圖書，書桌上堆滿書籍文件，似正在研究處理要公。亮老看起來不過四十左右，神儀朗秀，肅穆中常露笑容，令人有親切感。我心想做過內閣總理司法總長的人還這樣年輕，不勝欽慕

。我表明來意後，亮老說實在太忙，無法接受邀請。關稅會議及法權調查正在加緊籌備，目不暇給。亮老又自謙說不善演講。在課室授課或在討論會作專題報告，只限於法學。非習法律者會覺得枯燥無味。亮老隨即垂詢我在校主修何科。對我專攻國際法外交表示讚許。亮老說法政學生除英文外，要通德、法、拉丁文。如往美國留學，告一段落後，再往歐洲深造。美國人有錢，能請到名教授及設置好圖書館，但學問根源則在歐洲。歐洲文化悠久，學風甚盛。文化水準及治學風氣不是金錢可以買到的。法國的孟德斯鳩（J.F. Montesquieu）及盧梭（J. J. Rousseau）的法政學著作創始法政基本理論。德國的佛耶巴赫（Ludwig Feuerbach）對刑法刑事訴訟法皆有創見。荷蘭的格羅秀斯（Hugo Grotius）人稱「國際法之父」，他的著作尤其是有關國際慣例及自然國際法的理論，後世奉為圭臬。我國為大陸法系，研究國際私法，亦應參考德、法兩國民法、刑法。亮老說國語仍帶粵語腔調，間或用英文法學術語，諄諄教誨，大有勝讀十年書之感。我說亮老英譯德國民法舉世聞名。亮老很高興，問

我何以得知，我說是老師說的。

我此行雖未達到請亮老到校演講目的，但獲雙重收穫。受教治學途徑，亮老介紹我到南池子歐美同學會圖書室閱覽。那裏有英、法、德文日報及定期刊物，為學校圖書館所無。可謂不虛此行。亮老談話，既無錄音，又無筆記，事隔多年，何以記憶猶新？實因我返校後將談話經過在政治學會提出報告，同時亦向司徒校長作同樣報告，作一交代。事關我求學前途，故印象深刻，歷久難忘。我在大一已選讀德、法文課程。後來去法國，法文得以深造。拉丁文僅識零星法學術語。國際法學而不精，愧對亮老。

特立獨行污泥不染

當年北洋政府風氣腐敗，官場貪污瀆職盛行。法官遇訟案白天講價，暮夜釐金，常傳醜聞。亮老以身作則，勵行公正廉明，風氣為之一變。惜政局動盪，任職期短，未能徹底消除積弊。官僚政客依附軍閥，結黨營私，如直系、奉系、安福系等。大官平日吃喝嫖賭，生活糜爛。亮老不打麻將，不「打茶圍」（妓院茶敘），不參加豪賭。一次一個法官說他住在八大人胡同，亮老說豈可住風化區。那個法官弄得滿頭霧水。原來北平正陽門外有八條街為妓女戶聚居區，稱八大胡同，與城內之八大人胡同毫不相干。亮老以「八大人」為「八大」故有此誤會，足見亮老對風月場所為門外漢，一時官場傳為笑談。亮老偶與同鄉好友作「吃狗肉」（推牌九）之戲，賭注甚小，消遣而已。羅（文翰）鈞任亦好此道。亮老與

羅鈞任同為司法界泰斗，為官清廉，一塵不染。兩位作風不同。亮老拘謹，對人寬恕，人稱「好好先生」。羅鈞任恃才傲物，常面斥人之非，甚至拍案大罵，得罪了不少人，致被誣攀牽涉金佛郎案，遭牢獄之災。亮老為之營救，還其清白。亮老說：「羅鈞任是好人，就是火氣太大。」

北洋歷任大總統，自袁世凱以次，都對亮老優禮敬重，盡力延攬。亮老為法學權威，有國際聲譽，且與南方革命政府有深厚淵源。延攬亮老，有緩和敵對局勢及示好作用。張大元帥欲請亮老組閣，亮老力辭，乃改以顧少川出任內閣總理兼外交部長。亮老為國父忠實信徒，但對共產黨則深惡痛絕。李大劍在蘇俄大使館被捕，勢在必死。名流學者多以李雖為共僑，但為一馬克斯主義學者，可予以監禁感訓，使作研究著述，終其餘年。亮老與羅鈞任贊同此說。張大元帥有意探納學者們建議。張宗昌在前線來了電報，說「不殺亂黨，對不起前線浴血苦戰弟兄」。這等於李大劍的催命符，結果被處絞刑。北伐軍節節勝利，到達京、滬時，張大元帥知大勢已去，想請亮老作「和平使者」，使雙方休兵息爭，共商國是，為奉系軍政大員堅決反對作罷。亮老亦不會接受此一使命。

路過巴黎做了大媒

民國十七年，亮老往海牙出席國際法庭法規會議，路過巴黎。我在國聯代表辦事處任職，辦事處附設駐法使館內。亮老來館拜會，與我重逢。巴黎有一美國富婆，傾心中國文化，自名「三光

美夫人」，活躍於國際社交場合。她在一次外交團酒會中獲識亮老，堅邀亮老到她家晚餐。亮老不便推辭，如約前往。到後見陪客只有我和法館隨員張雅南小姐。「三光美」能言善道，餐會在輕鬆愉快氣氛下進行，亮老亦談笑風生。過了幾天，亮老在中國餐廳「萬花樓」還請「三光美」，也邀張小姐和我作陪。「萬花樓」老闆張南廣東人，對亮老殷勤招待，連上廣東名菜。付賬時侍者說老闆已付過。亮老說怎可以打擾老闆，我說盛情難却，多付點小費好了。

駐法公使高魯（曙青）每遇國內要人到巴黎，除請吃一頓飯外，命我作嚮導伴遊。亮老當然由我負責招待。亮老對外應酬都邀我隨行。亮老見我與張小姐常同進出，形影不離，問我們是否彼此有意，希望吃我們的喜酒。我說我們是好朋友，尚未談到終身大事。亮老去海牙，代表辦事處遷移日內瓦。不久亮老回到巴黎，見我不在，告訴公使館打電報叫我回來。我到巴黎後，亮老說即將回國，行前要主持我和張小姐訂婚。我們在綠隄大飯店舉行晚宴，請公使館同仁及眷屬。亮老即席宣佈我與張小姐訂婚，共進香檳，交換訂婚飾物。太太們問亮老何不設法使未婚夫妻在一處工作，俾能早日結婚。亮老笑着說：「我回國後會想辦法。」

亮老回國後，過了幾個月無音信。我寫信給我的大學老師刁敏謙博士相機向亮老探詢。刁師時任外交部情報司長，他去見亮老，提起我的事。亮老說幾乎忘記，當即寫一親筆信交刁師面交王正廷（儒堂）部長，請調我至駐法使館。王部

長見信後，當天發表部令，調升我為駐法使館三等秘書。我到巴黎後，由高公使證婚，在公使館舉行結婚酒會。「大媒」亮老有電報祝賀，並郵寄湘繡墊枕套一組，以作裝飾新居之用。

國際法庭精覈博議

亮老於廿一年就職國際法庭法官，長駐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十五人，多為各國法學家，有曾任司法部長、法院院長者。曾任國務總理者僅亮老一人。以資歷論，亮老官階最高，五十歲又最年輕。其他法官皆在六十歲以上。法官席次以到任先後為序，官階年齡僅供參考。亮老未攜眷，單身膳宿大成問題。法庭有宿舍，僅供書記官及職員住宿。法官多自置公館別墅，或住公寓。亮老住在飯店，以國際觀瞻所繫，不能太過寒酸，費用可觀。駐荷蘭公使館同仁與亮老不熟，很少往還。亮老喜吃中餐，海牙中國餐館雜亂，不很方便。亮老在海牙私生活極不如意。

法庭訟案，原告被告皆以國家為單位。國家與國家爭端皆由外交途徑自行解決，或由第三國中調停，極少向法院起訴。即有訟案，一年開庭兩三次，既要蒐集證據，又要根據國際法審核辯論，每一訟案，一拖就是一兩年。因此法官清閒，難怪有人譏為國際養老院。

國際法庭除判決訟案外，提供諮詢意見。國際糾紛可由國聯大會或理事會請求法庭表示諮詢意見。法庭經過判案般處理程序，根據國際法作結論。諮詢意見不具法律約束力。亮老提議，諮詢意見送請國聯大會公開宣佈，當事國受國際輿

論壓力，可使發生判決般效果。

亮老對法庭交付審核各案，精覈博議，往往提出創見，為同僚所敬佩。訟案雖根據國際法裁判，亮老主張同時適用經接受為法律之國際習慣及文明國家承認的一般法律原則。亮老並提議編纂法庭判例，附加法官審核意見，作未來修正現行國際法及解決國際爭端之參考。

法京渡假閒話家常

亮老常自海牙到巴黎渡假。在巴黎住在市區中心一家普通飯店。上午工作，研讀法學書籍或審核國際法庭交付案件。下午逛書店，晚上到駐法使館晚餐。高公使已回國，二等秘書謝維麟（振叔）代理館務，謝夫婦邀我夫婦同住使館樓上。謝振叔是亮老舊識，亮老到巴黎後，用電話通知謝振叔或我。我們必邀請亮老來館餐敘。謝太太及亡妻雅南都會說廣東話，亮老「賓至如歸」，閒話家常，親如家人。（我的粵語不靈光！）亮老喜吃魚及海鮮，進餐時喝白葡萄酒。亮老酒量好，只慢慢淺酌，不與人乾杯。吸煙連續不斷，很少吃米飯。亮老常說：「一生喝的酒沉了一艘輪船，吸的煙燒掉一幢房子。」

亮老不打麻將，不打橋牌，說打牌原是消遣，輕鬆一下。麻將橋牌費腦筋，是工作不是休息。亮老與我們夫妻兩對打「十點半」或小撲克，輸贏不大。亮老打撲克堅守原則：「少進多看莫偷雞。」穩穩當當，全憑手氣。但亮老「善觀氣色」(Poker Face)。「偷雞」會被抓到。我們玩牌公定午夜十二時停止。亮老要我報時。一

次到了午夜，亮老正在輸錢，我不好意思報時，將手錶放在桌上，亮老故做不見，繼續發牌。結束時已是凌晨二時。亮老怪我，說未報時，有虧職守！

亮老打牌贏了錢，大家要亮老請客，到法國餐館吃一頓。點菜點酒，我是亮老的顧問，必須遵守一個原則：「物美價廉」。亮老不看電影，不看歌劇，不跳舞。亮老說原始民族才跳舞，是野蠻習俗。喜看馬戲雜耍，說不費腦筋。看馬戲要我一人作陪，說謝代辦公忙，太太們不應看馬戲，太驚險。

一次去看馬戲，在休息十分鐘時，外出到迴廊咖啡座喝冷飲。桌旁有四把椅子。我們就座後，來了兩個妖冶女郎要坐在兩把空椅子上。亮老對我說：「告訴她們說我們的太太在洗手間。」我照說了，兩女郎悻悻離開。

亮老喜逛書店，我陪亮老走遍拉丁區大小書店和塞因河隄的舊書攤。亮老翻閱的書都是硬性的，法律、政治及國際關係。也喜歡字典和文法修辭書。一次在舊書攤發現兩巨冊英文文法，亮老買下來，十分高興。著者為德國人，因案坐牢，在獄中七年完成了此一巨著，所有英文文法修辭資料都搜羅在內，是世界上最完整的英文文法書，可惜書名及著者姓名我都已忘記。

亮老在國外，一如在國內，循規蹈矩。入鄉從俗，隨時檢點。當年在歐洲旅行，多乘火車。過國境時，海關關員上車檢查，防有走私漏稅。持有外交護照者免予檢驗，但照例問有無報稅物件。一次亮老與蘇希洵（已故大法官）乘火車由

比國入法國境。關員循例問話，蘇希洵說無報稅物件。亮老愛吸英國「三砲台」香烟，蘇希洵打開一罐請亮老吸煙。亮老說此種香煙在法國買不到。蘇希洵從手袋中取出四罐奉贈亮老。亮老說：「這是漏稅，方才你爲什麼不報關？」認真責備，並非開玩笑。

亮老患咽喉炎及腸胃不適，往巴黎一家私立療養院住院治療。我經常前往探視。每次帶有各種刊物畫報，多屬輕鬆幽默性質。亮老說很少看此種刊物。我說休息時不能看硬性刊物。顧少川出任駐法公使（後升級爲大使）到了巴黎，知道亮老在療養院，要我陪他去看望亮老。顧少川對亮老非常尊敬，稱亮老爲DR. Wang。

顧大使到任，謝家與我家搬出公使館。我小女雪圃在醫院出生。亮老贈女嬰裝兩套。亮老說：「我不會買東西，不懂嬰兒服裝。這是託飯店櫃台小姐代買的。」

鞠躬盡瘁兩袖清風

民國廿六年，抗戰序幕揭開前夕，亮老出任外交部長。我時任駐棉蘭領事。亮老到任第三天

，發表部令調升我爲駐巴黎總領事，並令回國述職。我回到南京晉見亮老，亮老說顧大使忙於應付國聯，無暇顧及僑務，總領館無人負責，調我前往，人地相宜。當時共產黨在巴黎興波作浪，表面支持全面抗戰，暗中鼓動僑衆尤其是華工支援八路軍。因局勢混亂，亮老催我早日赴任。我夫婦前往王公館看望王夫人，王夫人留我們便飯，飯後到九時尚未見亮老回家。王夫人說亮老近來太忙，胃病又犯，心情不好。王夫人對亮老健康極爲憂慮。

抗戰初期，國軍失利，政府一再播遷，亮老奔波勞碌，已有高血壓及動脈硬化徵兆。後改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長，力疾從公。我從印度回到重慶，將印度政情向亮老報告。英國人對蔣委員長即將訪問印度與甘地會晤抱猜疑態度。亮老隨蔣委員長訪問印度，已有腹案，說服印度不受日本宣傳蠱惑，與我共同抗日，暫時放棄與英國敵對立場。亮老與英國總督會談，亦申明此一原則。同時致電駐英顧少川大使向邱吉爾進言，復以委員長名義電羅斯福總統，請其勸告邱吉爾對印度勿施高壓政策，以免印度走向親日之路。蔣

委員長臨行發表「告印度人民書」，由蔣夫人用英語廣播。亮老亦參加定稿。

亮老英譯「中國之命運」及中華民國憲法，不由董顯光、吳經熊等執筆，而由亮老主其事。亮老寫英文，如法官判案，詞斟句酌，一絲不苟，非僅以辭藻華麗見長者可比。顏駿人、顧少川等出席國際會議，遇有適用法律條文之提案，必先向亮老請教。亮老在國際會議中不常發言，言必有中。發言爲顛撲不破之至理，使人無法駁倒。

抗戰勝利，時局逆轉。亮老體康日益惡化。赴香港療養後，友人多勸去美治療。亮老無力負擔此一龐大費用，一再拖延。政府播遷來台，不少中央大員或去美作寓公，或留港觀望。亮老毅然抱病來台，主持司法院院務，積勞病情加重。酒是不喝了，香烟由夫人控制，由每日八枝減至五枝，以至全部戒煙。亮老時感煩躁。鞠躬盡瘁，而兩袖清風。倘赴美療養，享年當不止七十七歲。

亮老逝世時，我正行役越南，不及親臨祭奠，緬懷德庇，悼念彌殷。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女士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美金肆元伍角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